

民國二年十月

滑稽小說

不可說

時事新報館發行

滑稽小說

不可說

(小白姓)

却說垃圾橋爛糊衙裏有一個老宅子。雖然是個七零八落的舊牆門，却也把白粉刷得牆壁雪白。把黑漆塗得門戶黑黑遠遠的望去，也是煥然一新。可近觀就要顯出骨子來，倒也用了。一個門公那門公每日裏無事坐在懶櫬上打盹。外面的人跑了進去，他也沒有知道。你道這是什麼人家？原來他是這裏一家故家姓華。老主人名喚世胃，這世胃不幸於前幾年故世了。他的後門首有一家鄰舍姓羅的，歛他兒子小家中沒有人做主，就來佔據了那華家子孫。雖然式微，卻還有幾家窮親眷幾次和羅家交涉，他們只是不理。那時窮親眷裏頭大家商量說：「華老頭子在日我們大家無論怎麼樣都沾他些兒光，或者打他一個抽豐，他便送我們幾塊錢。年底下實在過不去，也得向他借那十塊八塊錢，自從被羅家佔據了他翻轉面皮，便不認得人。這如何是好？我們便不爲他是個親眷，瞧着華老頭子分上，也不能袖手旁觀啊。」內中有位姓孫的人，羅孫二爺因爲他說話不大着落，人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喚做吹牛孫二爺。這孫二爺把拳頭在空中伸了幾伸，說：「你們大家瞧着早晚間教那姓羅的碰着我手裏，咱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大家聽了孫二爺的話，都吐着舌頭半晌伸不進去。但是這窮親眷中一班少年好事之徒，個個磨拳擦掌，自告奮勇，願拜孫二爺爲師。還有幾家幾個流落在外面的子孫也來接濟，不想他那窮親眷中還有一位姓張的他，本是個老學究，但是讀書讀得默頭默腦，一個人在廬子裏也會說話。他今天一篇文章，明天一首詩，都說這華家絕好的田地，却被人沾去。」

不可說

了。啗們。須得。規復。纔好。又見着。羅家。所用的。奴僕。說你們。如何。貪心。忘了。當時。華老頭子。的恩典。他也不管。人家。聽着。不聽着。只管。嘮叨。個不已。人家。因此。也送他。一個。外號。喚做。張癡子。起初。人家。以爲。張癡子。說的都是。痴話。不放在。心上。後來。被他。朝也。絮聒。夜也。絮聒。大家。想想。這痴子的。痴話。也有。幾分。道理。本來。這些。人。窮得。黃水。直流。天天。只想。在鴨蛋。裏尋。骨頭。象牙。篦。上。扳刺。如今。有了。這個。機會。大家。都。鬧。起來了。有。幾個。少年。子弟。平素。就好。耍拳。弄棍。聽得。一言。兩語。便。氣憤。不過。日。在羅家。門前。拋磚。丟石。高聲。叫罵。這時。那。窮親。眷。裏頭。就。分出。兩派。來。一派。是。打派。一派。是。罵派。那。打派。裏頭。自然是。推。孫三爺。爲。首。他。手下。有。黃胖。蛇。黃勝。黑妖。狐。胡澤。民。矮脚。虎。胡英。之。類。那。罵派。裏頭。雖然。有。張癡子。但是。算。不得。個。首領。因爲。他是。個。老學。究。出身。罵起。人來。也是。引經。據典。估屈。贅牙。未免。大古。奧了。又爲。他的。脾氣。不大。好。喝飽了。黃湯。便。亂得。罪人。因此。沒有。什麼。心。腹。當初。罵派。中。還有。兩人。一個。是。賈無常。吳文。他是。個。無錫。人。從前。唱小。熱。昏。出身。一個。是。溜光。漢。劉申。他是。揚州。人。他那。渾家。喚做。九花。娘。何。真。真。他們。夫婦。倆。說。因果。彈絃。子。度日。他們。這樣。一天。一天。的。鬧。那。羅家。豈。有。不聞。不見。之理。便吩咐。他。一班。豪奴。預備。捉人。知道。這些。事。都是。孫三爺。和。張癡子。一班。人。鬧。出來。的。便。指名。要。捉。他。兩人。看。官們。你。瞧。這。孫三爺。身體。何等。敏捷。手足。何等。輕便。他。單。靠。一張。嘴。說得。天花。亂墜。抗木。梢。的事。是。向例。不。做的。得了。這。信息。早已。一溜。烟。跑。到。別處。去。却。只在。左近。聲。東。擊。西。亂。那。敵人的。耳目。單。有。這個。獸頭。獸腦。的。張痴子。却。被。羅家。生擒。活捉。過去。依着。羅家。的。主意。早。把。張痴子。活。打死。幸虧。鄰

會街坊代抱不平。纔把張痴子拘禁起來。究竟爲他是個讀書人。不好十分磨折。只罰他做個縫工。却說張痴子被捉的時候。乃是賽無常吳文先得信。他也不給張痴子一個信。先自跑了。單留那溜光漢夫婦兩人。流轉江湖。靠着兩片竹板。一面鉦鑼。彈唱度日。也幸虧那溜光漢的老婆。略有三分姿色。因此一班少年。都來湊趣。這一羣進那一羣出。都和溜光漢講交情。攀相好。大家都想親近這九花娘。看官們可知道。這位九花娘。何真真。雖然是拉塊拉塊的揚州人。他却有男女平權的思想。旁人雖是歡迎他。男人見了他。却有些害怕。他的議論也極高妙。第一他不肯姓男人的姓。他只姓母家的姓。姓母家的姓。也不肯單姓父親的姓。還有母親的姓。就這一下子。已經兩姓了。還有母親的母親的母親。他凡是知道的。都寫上去。共有九姓。因此人稱九花娘。

却說羅家當時有個奴才。喚做譚六兒。這譚六兒。雖然是個小子。却是吹彈歌唱。無所不能。鬪雞走狗。無所不曉。有時節。搨搨古董。有時節。論論書畫。在羅家可算是個風流浪子。因此人家就呼他做浪子。譚六兒原來當時。水滸傳上。盧俊義家中有個浪子。燕青。救了主人性命。此刻又是盧羅同音。所以比他一個浪子。燕青。譚六兒聽了。也很得意。他在羅家奴廝叢中。要算是一個漂亮人物。又好結納四方豪士。揮霍金錢。他道橫堅吾主人的財產。也是強取豪奪來的。此等不甚愛惜的錢。樂得濫費。浪用。自有老孫子晦氣。因爲這譚六兒。肯用幾個大錢。一時那雞零狗碎的名士。折足爛腿的文人。東扭西捏的。詩家前坑後廁的才子。都來趨附其門。譚六兒也一個個點綴點綴。這些人都撥臂放屁。把他擡上。

天去把個譚六兒樂得眼睛擠着縫兒張口呵呵大笑這個信鳥傳到九花娘何真真的耳朵裏那時節溜光漢正是窮得要命他的說因果生意也無人請教本是個露天生涯唱了半天場子上只坐了兩三位客官這如何撐持得下那張癡子雖然已經被羅家的鄉鄰做好做歹放了出來無如溜光漢和張癡子是鬧翻了的如今未便去投奔他并且張癡子又生就一副貧嘴寡舌最好奚落人見了溜光漢便是你老婆長你老婆短因此他們倆不但是如同水火而且恨入骨髓有一天溜光漢陪着他老婆去瞧春臺戲那戲台上正演一齣打花鼓那扮演鳳陽婆子的雖不及賈慧雲這樣風神胎蕩體態輕盈却也嬌俏玲瓏動人情意那裝扮他漢子的却又十分做作九花娘瞧了這戲感觸自己心中老大不高興想這鳳陽婆子的身世也和我一般俗語道得好巧裏常伴拙夫眠却是世界最不公平的事那時九花娘歸家茶也不進飯也不喫他丈夫和他說說話他也背轉身軀不理他要同他重上街坊仍理舊業他把柳眉一豎杏眼一睜說老娘再也不幹了溜光漢陪着小心說你不幹教我怎麼樣呢九花娘道你瞧瞧人家都望着高枝兒爬只你卻這樣不長進老娘跟着你也算一輩子的晦氣溜光漢道你別性急咱們和華老頭子家總算關着一點兒親戚如今他所有財產都被羅家估擄去了咱們只要大家努力些光復故物將來咱們便是華家的開國元勳那時我們名利雙收喫着不盡咧所以我勸你忍耐些兒可知好佛在後殿呢那九花娘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道罷罷罷我可等不及了你有這福分兒也不至於到今日了老實說我瞧這羅家已經根深蒂固了你們儘管罵他他還是

這個樣子就是孫三爺也有幾個小弟兄妄想去動動他反吃了虧竟是任怎麼個兒沒怎麼個兒我勸你別癡心妄想了倒不如收捲綸別處下釣纔是個正理溜光漢道你婦人家知道些什麼當初羅家纔佔據的時候大家都想得點兒好處因此獻媚的獻媚奉承的奉承別說華家所用的一班奴隸便是他許多親戚中也這麼想着可是到了今日却人心大變第一這華家的子孫也漸漸的長大起來了第二那羅家的待他們親戚太覺苛刻至於舊時奴僕他本來只知道飽自己的私囊管什麼主人是誰姓華的做主人也好姓羅的做主人也好任憑華老頭子在日待他們好他也不算正所謂人有良心狗也不吃癩了但是光復却是這時候了皓們就利用這一輩人你要忍耐得這個時候就好九花娘道我恐未必便是真個把羅家驅逐出去我想你們這一班窮親眷惡奴隸也不是好東西只怕華家子孫沒有得着一些兒好處你們幾個就把他那家產瓜分了依我說老老實實不管他們這些事兒憑他羊棚裏咬殺羊狗棚裏咬殺狗便了前天那譚六兒到這裏來他說風說水咿咿唔唔的也不會道個明白瞧這光景大概要你去我瞧這譚六兒舉止闊綽手頭兒又鬆人家求着他的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咧只要他擡個手兒皓們也殼幾年飯糧難得他自己已求教你也算是禮賢下士皓們再不可錯過這機會咧溜光漢道譚老六正是皓們反對的人他那裏精靈古怪都出在他門下我去投奔了他不免被一班小弟兄們耻笑九花娘道你可又來了識時務者爲俊傑一箇人總要見風轉舵纔是我瞧你們這輩人窮骨了心幹得出什麼好事嘴裏說要和華家報仇雪恨好像義

憤填胸恨。不得一拳一脚。便打他出門。心中却在那裏籌畫。怎麼樣自己可以得些利益。怎麼樣借此可以敲一個大大的竹槓。前天他們聚議。有幾個窮小子說道。咱們光復了那華家的產業。也不想什麼。問他支一項款子。咱們便上學去。也不再在外面滾銅錢。丟磚頭。教人家瞧不起了。他果然肯讀書。倒也應該。我瞧只怕未必。他若肯讀書。早就念書了。何至於三日打魚兩日晒網。一個星期裏倒告了五天的假。這也算念書嗎。起初還來學中應個卯兒。到得後來便燒了甲馬。也找不着他了。再不然。今天調一個學堂。明天調一個學堂。自己沒有一些進益。倒在那裏挑三撥四。惹起風潮。虧他還說上學。臊也不臊。無非把華家的錢財。哄騙了來。供他濫費。浪用。東家的學堂。不好換到西家的學堂裏去。別的本領都沒有。學成弔膀子。倒是一等大名功東鄰西舍。惹草黏花。引誘良家婦女。不過學成了一個浮薄少年罷了。這種錢。你想冤不冤。比了用錢削水片。好得多。咧你說。譚六兒是你們的對頭。他也很敷衍你們。你們也受他們敷衍的不少。前年他出門的時候。有個姓吳的。帶了炸彈。想去炸他。誰知反傷了自己。可見那譚老六是有福之人。溜光漢道。因為吃了這一個驚嚇。所以譚老六也處處防備着人呢。九花娘道。可不是嗎。此刻是他自己來請教我們。可不能再錯過這機會。溜光漢被他妻子逼得無法。只得來見譚六兒。譚六兒非常歡迎。說難得你老哥到此。真是睡夢中也想不到。登時便送了溜光漢五十塊錢。把個溜光漢喜得笑逐顏開。原來一個窮小子。平白地見了這的溜滾圓雪白光亮的銀圓。如何不開心。一面說。這如何使得。豈不是無功受祿了嗎。譚六兒道。不用客氣。將來仰仗你老兄。

的事正多着咧。這一天溜光漢捧了大包銀圓歡歡喜喜的歸家獻於老婆之前說道果然你的話不差。那譚老六正是個手頭闊綽的人。九花娘道今兒個你可相信我了。你若跟了他們一班窮鬼如何還有出頭之日。這五十塊錢我暫時收着。去年當的那皮襖兒可以贖出來了。我還要打一個金戒指買幾件家常穿的衣服。溜光漢道當得當得。這都是你想出來的。主意是你的功勞。咧。九花娘道也不是我一定要裝飾以後我們譚老六家裏也要常常走動走動和他親近些兒。他們家裏人多口雜也有好幾房咧。我們婦人家出門也得光頭滑面滑清楚楚沒的被他們背後指指搨搨。所以雖然這首飾衣服是我穿戴的也是裝你的威風呢。溜光漢道不差。你這話不差。

從此以後那溜光漢夫婦常出入譚老六之門。有一天譚六兒便向九花娘說道你家男子聽說常和孫三爺等一班人來往他們行動詭秘常常要想驅逐我們羅家的人。你可知道有這事沒有。九花娘道如今受了你老人家的恩惠怎麼再可以和他们往來。譚六兒道這我也不怪他。如今我要請求你們一件事。要是他們沒有什麼舉動也就罷了。萬一他們有什麼舉動你們可給我一個信兒。教我以防備着我。每個月就送他五十塊錢。想他也夠用了。譬如他自己不便可以再用兩個小夥計。這工錢也由我這裏開支。便了。九花娘道這都在我身上。他即使不肯還我。我呢當時九花娘回來就和溜光漢說了溜光漢道這如何使得。倘被他們知道還有性命嗎。九花娘道我自自調度你且別管這事。好在譚老六那裏門客很多。你只躲在他家裏。別出來橫豎你不管就完了。溜光漢果然天天在譚老

大家中廝混。讓他老婆去遣神調將原來九花娘有個娘家的表弟喚做短命鬼。汪二那汪二時常和九花娘勾勾搭搭。鬼鬼祟祟已弄一載一夕。好在他們是個親戚有什麼嫌疑。溜光漢也只得眼開眼閉。裝做不知。那天九花娘招了短命鬼。汪二來和他商量。汪二道。這事容易得很。倘有什麼信息都由兄弟去探訪。只要你男子常在。譚六兒那裏不回來。我們聚首的日子正多。咧。九花娘道。不過他們此刻也沒什麼舉動。譚老六以為我們有意不報告他。這倒是件難事。汪二道。我倒有個計較。在此只是手段不免辣些。九花娘道。你有計較。儘管說出來。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咱們該怎麼辦。便怎麼辦。汪二向著九花娘附耳說了幾句話。九花娘道。如此我全權託你便了。你和我辦得好。我也自有好處給你。汪二笑道。只怕到了那時。便忘却我了。九花娘在他膀子上攞了一下。道。別多說了。那天汪二自去一宿。無話。明天汪二來見張痴子。指東話西的講了一回。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紙包。戲張痴子在那裏寫字。乘其不備。便把紙包中似藥粉一般的東西傾入茶杯之中。那張痴子一向是糊裏糊塗。他走路也不知東西南北。常常走到了別人家中。當做自己屋裏。却被人家驅逐出來。有一天在自己家裏。忘跨了一個門檻。跌傷了臂膀。也病了好幾天。咧。如今他在那裏弄花樣。張痴子如何知道。一回兒汪二東搭搭西搭搭。便告辭去了。張痴子也由他的便。只不知這短命鬼汪二搭訕着。却來作其停了一會。張痴子家裏有個婢女進來。沖茶。那婢女最是貪懶。他見這杯子裏面有粉渣。在內便把茶壺內的茶一沖。又懶情到窗外去傾棄。就擎起杯子來向口中一呷。誰知不呷則已。一呷時。登時覺得眼睛前天

旋地轉屋子都在那裏盤旋。只用手指着杯子口中說不出話來。張痴子瞧了這個情形也不知道究竟爲着何事。只見那婢女用手指着茶杯。他瞧瞧茶杯中還有濃濃的半杯茶。原來這藥早已融化在內。他那裏瞧得出。幸虧張痴子認得一位東洋醫生。疾忙遣人去喚了他來。那東洋醫生一進門便道：「這可不是中了毒了嗎？」張痴子道：「奇了！他只喝了這半杯茶便跌倒了。難道這茶裏面有毒嗎？」東洋醫生道：「茶是他自己提進來嗎？或者那杯子裏有毒也未可知。你老先生我們是相信得過你的。不至於要毒殺一個婢女。但是你獸頭獸腦得罪人的地方多。保不住有人在那裏要暗算你呢。我且問你今天剛纔可有人來過？」張痴子道：「剛纔却是有一個姓汪的來過。他也没有什么事。東搭搭西搭搭便去了。那東洋醫生一面聽張痴子說話一面便來診視。那婢女說道：『還好。中毒不深。不致於有性命之憂。』便用些解藥灌了進去。漸漸的手足都活動了。東洋醫生便命人扶了他去。好好兒靜養。隨後又向張痴子說道：『你剛纔說的姓汪的情有可疑。這是個刑事案件。你不能不報警察。』張痴子道：『我和姓汪的却没有冤仇。他如何平白無故的要謀害我呢？』醫生道：『這是你們的事。我如何知道呢？』說着那醫生帶了這半杯茶。自己去試驗。說是警察要調查證據。我那裏可以呈出這一天張痴子也只得報了警察署。警察署中說：『既然如此。』那汪姓自然是個嫌疑犯了。吩咐先去提人。誰知短命鬼汪二消息靈通。他自從下了這藥粉在杯子裏。頭終日在他門前探信。後來見請了個東洋醫生進來。他就假意問信裏面是什麼人害了病。咧。那請醫生的回道：『是一個婢女受了毒。請醫生去解毒呢。』汪二一聽暗暗的叫聲。

阿呀。原來張痴子沒有害着倒害了他家一個婢女。這不是空費了許多心思嗎。轉念一想。這事不好。回來。他們要想起了。是我來過了的。追究起來。不當穩。便他想到這裏。一扭身。舉步便奔。直奔到上海租界中去了。及至警察到他下處去提人。早已捉了個空。倒把他同居住的兩個花家兄弟。捕了去。問他口供。問了幾次。也問不出什麼來。這案子也就懈怠下去了。把花家兄弟也就放了。誰知因這一事。惱對了一個積世潑皮姓黃的人。稱醉金剛。黃金方。這醉金剛手下。却也有幾十個小弟。兄拳頭大臂膀粗。橫行一方。人家都不敢正眼覷他。當時有位相面先生。說他面帶桃花。煞是個好色之徒。這金剛可惜是醉的了。因此這醉金剛三字。就出了名。那時醉金剛知道這事。不覺義憤填胸。便道。那姓汪的小子。他敢有三個頭六條腿。却在太歲頭上動土。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要想討好羅家。欺誑們弟兄嗎。有朝一日。要是被我瞧見。可不要你的狗命。那時醉金剛喝飽了老酒。尋了汪二幾天。却尋不着。也是短命鬼。汪二命該絕了。那一天。忽然冤家狹路相逢。恰巧被醉金剛撞着了。那日醉金剛恰巧不知從那裏喫了花酒回來。正想去尋他的。所歡講話看官們。你道他所歡是誰。却是在上海大名鼎鼎也。是一個金剛紅樓夢裏的有名人物。喚做林黛玉。這個金剛雖然是鎖骨菩薩。轉身持着個不壞之體。却見醉金剛拳頭大臂膀粗。因此倒也兩下傾心。且說這天醉金剛喫得醉醺醺地。兩只脚東歪西蹺。在那裏寫字。剛從四馬路穿小花園出來。行近大馬路小菜場近旁。只見有個人立在里口。好似短命鬼。汪二模樣。可是俗語說得好。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汪二回轉頭來一見是醉金剛。嚇了一大跳。想他

難道追趕我到這裏來嗎？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忘命的向前一奔。那醉金剛本來醉眼模糊，也還瞧不清楚。今見他一逃，自然確是短命鬼汪二了。因喝一聲：姓汪的你幹得好事！啊，咱們那裏不尋到你？你却躲在這裏。今日相逢，還有何說？那汪二也不回答。他只向前奔。醉金剛又喝道：姓汪的你別只管跑。我且問你：我們到底有什麼事？負你要害死我們。汪二也不回答。這時醉金剛大怒，便從衣袋取出一支蓮蓬子鐵葉小手槍，照準汪二後身礮的一槍，只見汪二把身子搖了兩搖，便跌倒在地。又站起來，直往警察署中去。到了警察署，只說得黃金方三個字，便開不出口，倒在地上死了。醉金剛知道他投到警察署，怕的他說出姓名來。那時拔腳就奔，趁船還他的紹興去了。說也奇怪，那醉金剛和姓汪的宿世裏不知有什麼冤仇，後來爲着大家住客店，也和一個姓汪的吵鬧起來。那姓汪的却被醉金剛打了一頓。姓汪的告到當官，那醉金剛也就跑掉了。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九花娘聽得表弟短命鬼汪二被醉金剛打死，不免灑了幾點眼淚，知道是我害了他，從此死心塌地，依着譚老六過活。果然聽了譚老六之冒用了兩名夥計偵探他們窮親眷中的事情。

那時張痴子也和孫三爺不免有些意見起來了。張痴子說：孫三爺這人浮而不實，單靠一張嘴說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問問他，到底有些實力沒有？他却只是指東話西，沒有一點兒憑據。給人家瞧，又凡事都是湯罐裏煨鴨，單出一張嘴。兒人家去抗了木柁，他却站在雲端，瞧人家打架，因此一端張痴子很瞧不起他。那孫三爺也笑道：張痴子這人獸頭獸腦，一個書獃子，懂得什麼？來，難道教他做一篇

文字就把羅家驅逐了嗎。這事可是要靠實力。既然要靠實力。不能不請人幫忙。自然要靠這。張嘴東說。洋海西說。水只要於事實有益。便是用些權術。扯個謊。也是應該的。英雄有欺人之談。都像你們這樣。買了磚頭。不買瓦。還幹得出什麼大事呢。況且此刻要招聚許多人才。便是做一個法螺。先生也無傷於事呢。因此孫二爺和張瘋子兩人時有齟齬。這裏頭又分出兩黨來。一個喚做盟黨。一個喚做復黨。他們意見雖各殊。然而對於驅逐羅家的心。却歸一致。也是羅家的氣運將絕。所以外面的風潮一天大似一天。內容的腐敗一天勝似一天。本來他家有位老太。一切內外之事。都由他掌管。這位老太以前是個第二房偏房。他生了一個兒子。害楊梅瘡死了。媳婦被他打了一個嘴巴。也一條繩吊死了。羅家自從他進了門。好似一把鐵掃帚。鬧得一個七頭八倒。馬仰人翻。他那正妻却是個懦弱人物。不到幾天。所有權柄都掌握在他手中。直待他死了。立刻就扶了正。原來這位老太自小在羅家當丫頭出身。所有羅家的事。也仗着自已有點兒小聰明。便爬上高枝來了。他故意的在主人面前獻嬌承媚。主人便寵幸了他。也是他肚皮爭氣。生了個娃娃。也算延了羅氏一脈。等符老主人死了。他就專權起來。可是不免有些小老婆脾氣。第一件喜懽。掙私房。他無論什麼錢都死扣起來。雖然掙私房。是婦人家的通病。但是這位老太却格外利害。總管老伯伯交了帳。進來他東挪西挪。都向他自己荷包中。袋去。人家修河道的經費。由他經手。他便去修他的後園子。去這位老太能幹也實在能幹。潑辣也實在潑辣。人家要謀幹什麼事。都來走老太的門路。一時這羅家便開了幾處小門戶。說那羅老

太。天。生。的。脾。氣。不。但。是。貪。得。無。厭。而。且。性。情。兇。狠。人。家。說。最。毒。婦。人。心。可。是。毒。到。了。世。界。一。種。老。婆。子。算。得。毒。中。之。毒。了。那。羅。老。太。自。己。兒。子。死。了。媳。婦。也。被。他。氣。死。了。便。嗣。了。近。房。一。個。兒。子。他。想。嗣。了。年。紀。大。些。的。兒。子。不。能。暢。所。欲。爲。有。時。反。要。被。他。拘。管。起。來。倒。有。些。不。妙。不。如。嗣。一。個。年。紀。小。的。兒。子。一。切。都。還。是。我。掌。管。橫。豎。他。要。大。起。來。也。要。好。幾。年。咧。那。時。好。便。好。不。好。時。再。換。一。個。嗣。子。有。什。麼。要。緊。因。此。他。只。嗣。了。個。三。歲。小。孩。子。名。喚。載。田。的。留。在。身。傍。做。他。一。個。小。傀。儡。從。此。他。要。怎。麼。樣。便。怎。麼。樣。又。有。一。個。最。得。意。心。腹。家。童。喚。做。李。小。蓮。兒。有。人。說。李。小。蓮。兒。和。羅。老。太。兩。人。有。些。兒。鬼。搭。搭。這。是。人。家。閨。闔。之。事。我。且。不。表。再。說。那。老。婆。子。年。紀。雖。老。風。韻。尙。存。又。自。己。善。於。修。飾。終。日。打。扮。得。粉。白。黛。綠。和。老。妖。狐。一。般。人。家。瞧。他。這。般。光。景。也。都。來。奉。承。他。一。時。太。太。長。太。太。短。今。天。聽。戲。明。天。遊。園。撮。哄。着。這。位。老。婆。子。開。心。作。樂。他。們。便。在。那。裏。弄。神。搗。鬼。只。要。老。婆。子。歡。喜。誰。也。不。把。那。小。主。子。放。在。心。上。外。面。什。麼。古。董。鋪。啊。金。珠。首。飾。店。啊。估。衣。肆。啊。都。開。了。許。多。小。道。兒。把。好。東。西。往。裏。面。送。他。們。說。只。要。老。太。太。開。心。怎。麼。事。兒。做。不。到。所。以。田。地。房。屋。却。被。鄰。家。串。通。了。自。己。家。裏。的。惡。僕。典。的。典。賣。的。賣。押。的。押。送。的。送。差。不。多。各。處。都。有。了。主。顧。了。實。在。沒。有。法。子。向。放。印。子。錢。的。老。西。去。借。債。光。陰。迅。疾。日。月。跳。丸。那。羅。戴。田。也。漸。漸。長。大。起。來。了。瞧。着。他。嗣。母。所。作。所。爲。心。中。却。大。大。不。以。爲。然。但。是。也。沒。有。法。子。因。爲。家。中。一。切。事。情。都。在。他。嗣。母。手。中。死。也。不。肯。放。鬆。他。在。母。親。面。前。也。萬。不。敢。哼。一。個。字。兒。要。是。你。敢。說。什。麼。老。太。婆。兩。眼。一。睜。早。嚇。得。他。屁。滾。尿。流。且。說。羅。家。當。時。請。了。一。位。西。席。先。生。姓。龔。喚。做。龔。雲。甫。

排行第六。大家都喚做龔六先生。這龔六先生單數那羅載田一人。有一天載田到學堂裏念書。却哭起來了。龔六先生問他做什麼。你要爲書背不出。慢慢兒的熟讀幾遍。就背得出了。何苦急得要哭出來。載田搖頭說不是。龔六先生道不是這個。却是爲着什麼呢。那載田只是不肯說。龔六先生左猜也不是。右猜也不是。到後來便道。我知道了。別是今天又被母親撲責了。不成。載田聽得這話。益發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噎得回不過氣兒來。龔六先生道。論理呢。小孩子不好打幾下。也是應該的。但是兒子大了。究竟他也沒有大差處。而且是羅姓一家之主。何苦如此的凌辱他呢。便攙着羅載田的手。問他打在那裏。羅載田用手護着腮兒。龔六先生道。打在臉兒上。嗎拉去。他護着腮兒的手。只見口角邊還有血跡。龔六先生教他張開嘴來。一瞧。却見打去了一個牙齒。龔六先生見了。不覺歎一口氣道。哥兒。你要是不嗣。到這裏來也罷了。恐怕在你這位老太太手裏。一輩子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咧。那時龔六先生又問他。究竟爲着何事。又被你母親痛打。載田道也爲着李小蓮兒。這小狗頭。他專在外面仗勢欺人。人家買囑了他什麼事。做不到。又引了許多狐羣狗黨進來。他拍上了老太太。那裏有咱們在眼睛裏。又時常調三唆四。搬弄是非。前天又不知向老太太說了什麼話。今天便叫上去罵了一頓。我知道是李小蓮兒調唆的。只說得一聲。那李小蓮兒是個奴才。老太太不可全信。他的話就喫了一個巴掌。老太太就說我的人總是不好的。你想想你處這個地位是誰的力量。如今羽毛豐滿。你想高飛遠舉了。現在我這裏的人都是你眼中之釘。你見了討厭得很。明天你不妨攆我出去。我帶了李小

蓮兒也能過活。讓你一個人稱心適意。好不好呢？先生。你想老太太如此說法。教我如何當得起呢？龔六先生嘆了口氣道：「本來你們家中的事情也鬧得太不像樣子了。我也算羅家一個老人。本該也想到和老太太說說。哥兒年紀也漸次長大了。待討了一房媳婦。後老太太也覺得太辛苦。應該休息休息了。樂得聽聽戲。散散心。享那老來之福。何苦的還操這個心呢？只是我一個人說這話。却有些不便。須得約齊這裏幾位老朋友。大家一齊上前去說。纔有功效。哥兒。你如今且忍耐幾個月。將來還仗着你支持。這一家人。家明天找個牙醫。先把牙齒鑲好。這倒要緊咧。」

龔六先生那天從羅家出來。不覺咳嗽。聲氣悶悶。不樂。他有位得意門生。姓文的。喚做文必定。這文必定自以爲才子。最喜歡吟詩作賦。瀟灑風流。他聽得雙珠鳳彈詞中有一位洛陽才子。又必正與霍定金兩人私下傳情。他發起鬨來了。取名文必定。也是崇拜古人之意。他還和一個羅家的僕人名喚梁海的老婆勾搭上了。自以爲才子佳人在那裏扭捏。暫且不題。單說文必定那天來見龔六先生。瞧他愁眉不展。拈着幾根白鬚。只是出神。文必定道：「老師。今天爲着何事？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龔六先生便把戰田被打之事說了一遍。又道：「我總算他家一個老人了。世代喫着羅家的飯。瞧他這個光景。怕的羅家氣數將盡了。文必定道：「不差。門生有個女學生。聽說要和戰田結婚。又怕他們的勢力不能不允。他又害怕這老婆子利害。正在爲難的當兒。近來又聽得他們家裏鬧得不成樣子了。」龔六先生道：「可不是嗎？總之這羅家斷送在那婦人之手的了。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我纔知道一個人到了怨毒之

餘發了。那種惡誓將來一定是應驗的。文必定道。老師何出此言。龔六先生道。你可知道。此刻在羅家當權的這位老婆子。他娘家姓什麼。文必定道。不是姓葉嗎。龔六先生道。原是姓龔。這裏却有一段故事。兒在內。當日羅家奪那華老頭兒的產業之時。姓葉的也曾出過力的。你知道。不知道。文必定道。這事門生不知道。龔六先生道。後來不知道。犯了他什麼忌。被羅家將他滿門害死。那姓葉的臨死之時。咬牙切齒說道。吾葉家遭此下場。和姓羅的是個萬世的讎敵。將來男子不能報仇。便是女孩兒家也報了這殺身之恨。瞧他能安寧。這富貴不能這一句話。當時說了。大家都不放在心上。但是羅家聽了。却有些寒心。所以從老祖起。吩咐後代子孫。不許再討葉姓的女兒做妻子。直到那藏田的副父羅文家手裏。那葉家有個子孫。在廣東營連。資本折閱。把個女兒賣進羅府。這女兒名喚葉翠兒。就是現在這位老太太了。那葉翠兒自小便聰明伶俐。賣進了羅府。也沒有什麼大出縣。那羅家當時還在全盛時代。府中丫環甚多。就派他在藏書間管書。因他也識得幾個字。而且是個閑職。也是他交着這一步。貴人運。也是羅家合該招這一個。攪家精。也是葉氏的祖宗鬼使神差。要報這一個仇。暗暗地送他到這裏來。有一天。那羅文宗偶然到藏書間來。這時光是個六月天氣。藏書間就在花園之中。四面都種着芭蕉。涼森森地好似到了綠陰深處了。不覺信步走了進去。那葉翠兒本來承值這藏書間的。因想今天難得主人到此。真是千古難逢之事。便百般的承迎。羅文宗見這葉翠兒瓜子臉兒。長挑的身材。一雙眼睛。渾如半剪秋水。又瞧身上所穿的。衣服不覺神魂飄蕩。你道他穿了什麼衣服。外面穿着一